

## 《空之探究》

### 第一章《阿含》——空與解脫道

#### 第一節 引言 (p.1~p.10)

釋厚觀 (2004.3.3)

#### 一、「空」為佛法的重要論題 (p.1)

空 (s/u^nya, sun~n~a) 與空性 (s/u^nyata^, sun~n~ata^)<sup>1</sup>，是佛法中的重要術語。在佛法的弘傳流通中，「空」義不斷的發揚，從佛被稱為「空王」，佛教被稱為「空門」，就可以想見空義的廣大深遠了。

「空」與「空性」的早期意義，到底表示了什麼？  
在什麼情況下，空性竟表示了最普遍的真理，絕對的真理呢？

佛法所處理的問題，本是當時印度宗教界的共同問題。

- 1、面對生而又死，死而又生——「生死流轉」的**事實**。
- 2、而求得生死的徹底解脫——「涅槃」，也就是最高**理想**的實現。
- 3、**事實與理想**，原則上大致相近，而怎樣來實現解脫，各教派所提出的**見解與方法**，卻各不相同。

釋尊基於人生真義的大覺，提出了獨到的正道——中道。

釋尊的原始教說，實際上並沒有以「空」為主題來宣揚，但佛法的特性，確乎可以「空」來表達。所以在佛法中，空義越來越重要，終於成為佛法甚深的主要論題。

#### 二、初期聖典 (p.2)

空與空性，先依初期聖典來觀察。那些是初期聖典呢？代表初期的契經，現存漢譯的四阿含經，及巴利藏的五部。

---

<sup>1</sup> 《空之探究》p.54：

空與空性，在舊譯中，都是一律譯為空的。自玄奘譯出瑜伽系的論典，才嚴格的分別空與空性；以為空是遮遣妄執的，空性是空所顯性，是離妄執而顯的法性，所以是如實有的。

初期佛典中，空與空性有什麼分別呢？如「空諸欲」，「空世間」，「貪空、瞋空、癡空」，「空欲漏、空有漏、空無明漏」，「我我所空」，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」，在巴利文中，都是空——sun~n~a。

如「空心解脫」，「空解脫」，「空三昧」，「空等至」，「空住」，「內空、外空、俱空」（以上三種空，在《無礙道論》中，也是空），《空小經》，《空大經》：凡是作為觀名、定名或經名的，都是空性——sun~n~ata^。

印順法師認為，「空」不只是否定詞，離妄執煩惱是空，也表示無累的清淨、寂靜。「空性」，是空的名詞化。初期聖典中的空性，並無空所顯性的意義；只有「出世空性」，是甚深的涅槃。

### （一）漢譯阿含經

- 1、《雜阿含經》，宋求那跋陀羅譯（佚失二卷）。（說一切有部的誦本）
- 2、《中阿含經》，東晉僧伽提婆譯。（說一切有部的誦本）
- 3、《長阿含經》，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。（法藏部的誦本）
- 4、《增壹阿含經》，苻秦曇摩難提譯出，由東晉僧伽提婆改正。（大眾部末派的誦本，已有大乘思想）
- 5、此外，有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失譯，是《雜阿含經》的一部分。（可能是飲光部的誦本）

### （二）巴利藏五部（赤銅鑊部的誦本）

- 1、《長部》。（與《長阿含經》相當）
- 2、《中部》。（與《中阿含經》相當）
- 3、《相應部》。（與《雜阿含經》相當）
- 4、《增支部》。（與《增一阿含經》相當）
- 5、《小部》<sup>2</sup>，共十五種。<sup>3</sup> 其中，二、《法句》；五、《經集》。《經集》分「蛇品」，「小品」，「大品」，「義品」，「彼岸道品」：是《小部》中成立比較早的。

### （三）別說《雜阿含經》

這些早期教說，《雜阿含經》是其他三阿含的根本。<sup>4</sup>

<sup>2</sup> 《小部》或《雜藏》相關詳細研究可參考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第十一章，p.793-p.866；《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》p.77-p.80。

《小部》或《雜藏》，**完整而流傳到現在的**，只是**銅鑊部本**。其他部派的，沒有傳來，或僅傳一分。（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794）

<sup>3</sup> 印順法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36~p.37：  
南傳的《小部》，共有十五種：1、《小誦》，2、《法句》，3、《自說》，4、《如是語》，5、《經集》，6、《天宮事》，7、《餓鬼事》，8、《長老偈》，9、《長老尼偈》，10、《本生》，11、《義釋》，12、《無礙解道》，13、《譬喻》，14、《佛種性》，15、《所行藏》。

<sup>4</sup> 印順法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上）》p.7~p.8：  
四阿含經，一向以為是同時集成的，但在近代研究中，雖意見不完全一致，而同認為成立是有先後的。關於四阿含經集成的先後，《瑜伽論攝事分》中，意外的保存了古代的結集傳說，啓示了一項重要的意義，那就是四阿含是以《雜阿含經》為根本的，如《論》（攝事分）卷八五（大正三〇・七七二下）說：

「雜阿笈摩者，謂於是中，世尊觀待彼彼所化，宣說如來及諸弟子所說相應，蘊、界、處相應，緣起、食、諦相應，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、入出息念、學、證淨等相應；又依八眾說眾相應。……即彼一切事相應教，間廁鳩集，是故說名**雜阿笈摩**」。

「即彼相應教，復以餘相處中而說，是故說名**中阿笈摩**。即彼相應教，更以餘相廣長而說，是故說名**長阿笈摩**。即彼相應教，更以一二三等漸增分數道理而說，是故說名**增一阿笈摩**」。

佛法只是「一切事相應教」，隨機散說，依相應部類而集成的，是《雜阿含經》。然後依不同意趣，更為不同的組織，成為《長》、《中》、《增一》（約「分數」說，名為《增支》）——三部。三阿含的法義，雖有不同的部分，但論到佛法根本，不外乎固有的「一切事相應教」的闡明，所以四部都被稱為「事契經」。

另參見：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631。

《雜阿含經》可分為三類：

- 1、「修多羅」<sup>5</sup>，是簡短的散文。原始結集者，將一則一則的佛說，隨類而集成四部：五蘊，六處，因緣，道品。這是隨類而集成的，所以名為相應教；相應也有雜廁的意思。這是最原始的教說，不過現存的已雜有後出的成分。
- 2、「祇夜」<sup>6</sup>，與《相應部》的「有偈品」相當。祇夜本是一切偈頌的通稱，由於「有偈品」成為相應修多羅的一部分，其他偈頌，如《法句》，《經集》等，就被稱為「伽陀」，「優陀那」<sup>7</sup>了。
- 3、「記說」<sup>8</sup>，有「弟子記說」與「如來記說」。「弟子記說」，重於分別法義，已有解說「祇夜」的經說。

---

<sup>5</sup> (1) 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 p.501 ~ p.502：

「修多羅」的定義是，結集所成的，貫穿攝持的意思。這裏面，沒有略說與廣說，長行與偈頌等任何區別。這一定義，含義最廣，可通於「一切經」，而不限於「九分」與「十二分教」中的「修多羅」。

(2) 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 p.493：

教法在次第集成中，以形式或內容不同，漸形成不同的部類。把不同的部類，綜合起來，成為「九分教」，這是教法的原始分類。

「九分教」是：「修多羅」、「祇夜」、「記說」、「伽陀」、「優陀那」、「本事」、「本生」、「方廣」、「未曾有法」。

然在佛法的開展中，特別是律部與論議的發達，對於聖典的部類，感到有補充的必要，於是又增加而綜合為「十二分教」。「十二分教」是：九分以外，又加入「因緣」、「譬喻」、「論議」。有關「九分教」及「十二分教」之定義，詳見印順法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〈第八章九分教與十二分教〉p.493~621。

<sup>6</sup> 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512：祇夜，或音譯為歧夜。義譯為應頌、重頌、歌詠等。這是與「修多羅」——長行相對，而屬於韻文的一類。

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518：《大毘婆沙論》，以《雜阿含》的「結集品」、「結集文」為「祇夜」，得《瑜伽論》而明了出來；這是符合原始結集實況的。「蘊相應」等長行，稱為「修多羅」。結集後，「結為嘔陀南頌」，確乎是「依前契經散說文句，後結為頌而諷誦之」。「結集文」（結頌）與《雜阿含》的有偈部分相結合，總稱「結集品」。這都是近於世俗的偈頌，名為「祇夜」。……「依前契經散說文句，後結為頌而諷誦之」，確有「應頌」、「重頌」的意義。

<sup>7</sup> 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539 ~ p.540：

「伽陀」與「優陀那」，都是偈頌。……「伽陀」，音譯為伽他、偈等；義譯為頌、諷誦、詩偈等。……這是有韻律的文學作品；顯著的特色，是「結句說」，與長行直說的散文不同。

「優陀那」義譯為讚歎、自說、自然說等。本義為由於驚、喜、怖、悲等情感，自然舒發出來的音聲。所以古人的解說，主要為「感興語」、「自然說」——二類。

依《大毘婆沙論》：「結集文」與「結集品」以外的偈頌，以結句諷誦——以詩歌的體裁來吟詠佛法的，是「伽他」。因憂喜的感觸而發為偈頌的，是「優陀那」——「自說」。

<sup>8</sup> 印順法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上）》p.25：

《大毘婆沙論》的解說「記說」，先約問答的人說，舉如來，弟子，諸天；「如來記說」，「弟子記說」（還有「諸天記說」），不正是《瑜伽論》所說的，「如來所（記）說」，「弟子所（記）說」嗎？次約問答的法說，是「四種問記」，「所證所生處等」。「四種問記」——一向記，分別記，反詰記，捨置記，可說是一切問答的方式。……在法義分別以外，「記說」又著重於三乘聖者的「所證」，如預流與阿羅漢果的記說；以及佛弟子的「所生」，死了以後的未來生處。可見在法義問答分別以外，更有對於深秘的事理，作明顯的、決了（無疑）說的特性。

《雜阿含經》有這三分<sup>9</sup>，集出是有次第先後的<sup>10</sup>。現存的漢譯與巴利文藏，不但集出有先後，而且都是部派的誦本，含有部派的成分，這是不可不加注意的！

### 三、與「空」有關的幾個重要語詞（p.3~p.8）

- 1、空屋・空舍。（p.3）
- 2、空宮殿。（p.3~p.4）
- 3、空住、空三昧。（p.4~p.6）
- 4、空諸欲（空五欲）。（p.6）
- 5、世間空、空世間。（p.6~p.7）
- 6、空心解脫（貪瞋癡空）。（p.7）
- 7、出世間空性＝涅槃。（p.8）

#### （一）空屋・空舍

在初期聖典中，空與住處有關，如《相應部》（五四）「入出息相應」說：

比丘！往阿練若，往樹下，往空屋，結跏趺坐，正身，修普前念，正念入息，正念出息。<sup>11</sup>（日譯南傳 16 下・p.181）

<sup>9</sup> 《雜阿含經》包含了三部分：「修多羅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記說」。

印順法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上）》p.27~p.28：原始結集的，是精簡的長行直說，依文體而名為「修多羅」，依類纂集，所以名為「相應」。原始的「修多羅」（相應），相當於蘊；處；緣起、食、諦、界；念住等道品。佛說長行是「修多羅」，為了記憶，又結經為攝頌——「結集文」，而有偈頌的「祇夜」：這是原始二部成立的過程。不過，新的經說，還在佛教界的不斷的傳出。在文體上，有長行的，也有偈頌的。有偈的一部分，比附於「結集文」，而成為「結集品」的「祇夜」。在內容上，有如來記說的，有弟子記說的，有諸天記說的。這些，多有顯了分別法義，說明深秘事理的特性，這就是「記說」。……可以肯定的，「祇夜」與「記說」——「如來記說」、「弟子記說」，曾集成一類而別行，這就是「少分阿含」。但「祇夜」，早與「修多羅」相聯合，「記說」也附於「修多羅」，終於綜合為大部——《雜（相應）阿含》，《雜阿含經》也就包含了「修多羅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記說」——三部分。

<sup>10</sup> 詳見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（九）〈原始集成之相應教〉p.629~p.694。

<sup>11</sup> 《相應部》（十）〈入出息相應〉（漢譯南傳 18，p.164）。

《雜阿含經》卷 29（第 803 經）（大正 2・206a14~b14）：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修習安那般那念，若比丘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者，得身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，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。何等為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已，身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，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？是比丘，若依聚落、城邑止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善護其身，守諸根門，善繫心住。乞食已，還住處，舉衣鉢，洗足已。或入林中、閑房、樹下，或空露地，端身正坐，繫念面前，斷世貪愛，離欲清淨；瞋恚；睡眠；掉悔；疑斷，度諸疑惑，於諸善法心得決定。遠離五蓋煩惱，於心令慧力羸，為障礙分，不趣涅槃。念於內息，繫念善學；念於外息，繫念善學。(1)息長，(2)息短。(3)覺知一切身入息，於一切身入息善學；覺知一切身出息，於一切身出息善學。(4)覺知一切身行息入息，於一切身行息入息善學；覺知一切身行息出息，於一切身行息出息善學。(5)覺知喜；(6)覺知樂；(7)覺知心行；(8)覺知心行息入息，於覺知心行息入息善學，覺知心行息出息，於覺知心行息出息善學。(9)覺知心；(10)覺知心悅；(11)覺知心定；(12)覺知心解脫入息，於覺知心解脫入息善學，覺知心解脫出息，於覺知心解脫出息善學。(13)觀察無常；(14)觀察斷；(15)觀察無欲；(16)觀察滅入息，於觀察滅入息善學，觀察滅出息，於觀察滅出息善學。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身止息，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，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」。（印順法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中）》p.412~p.413）

佛與出家弟子的修行處，經中一再說到：阿練若，樹下，空屋。這三處是最一般的，還有岩洞，塚間等地方。

**空屋**（sun~n~aga^ra），或譯為空閑處，**空舍**，空所，靜室等。

與sun~n~aga^ra大體相同的，還有譯為**空舍**的sun~n~a-geha。<sup>12</sup>

空屋，空舍，是曠野處的小屋，適合於修習禪觀的住處<sup>13</sup>。

## （二）空宮殿

### 1、空虛梵天宮（梵天＝初禪天）

當時宗教傳說中的空宮殿，如《長部》（二四）《波梨經》（日譯南傳 8・p.36～p.37）說：

世界生時，空虛梵天宮現。時有有情壽盡，或功德因盡，光音天沒，空虛梵天宮生。<sup>14</sup>

空虛梵天宮，《長阿含經》譯為「空梵處」。<sup>15</sup>這是適應印度創造神的梵天信仰，而給以佛教的解說。

### 2、四王天小楫樹林空宮殿（四王天＝六欲天之第一天）

又有弊宿（Pa^ya^si）王不淨布施，死後生於「楫樹林空宮殿」的傳說。<sup>16</sup>

**空宮殿**表示宮殿裏是沒有別人的，如《阿鰩夷經》說：「我先至此，獨一無侶」。<sup>17</sup>

## （三）空住：修習禪慧的住處（p.4）

天上的空宮殿，人間的空屋，本來是世俗語言，並沒有什麼特殊意義，空只是沒有什麼人、物而已。但作為修行者的住處——空屋、空舍，卻啟發了一項深遠的意義。住在空屋中，沒有外來的囂雜煩擾，當然是寧靜的，閑適的。在這裡修習禪慧，不為外境

<sup>12</sup> 《相應部》（4）〈惡魔相應〉（日譯南傳 12・p.181～p.182；漢譯南傳 13，p.184），《雜阿含經》卷 39（第 1087 經）（大正 2・285a）；（第 1089 經）（大正 2・285b）。

<sup>13</sup> 參閱早島鏡正《初期佛教與社會生活》p.253。

<sup>14</sup> 《長部》（24）《波梨經》（漢譯南傳 8，p.28）。光音天是第二禪天，梵天為初禪天。

<sup>15</sup> 《長阿含經》（15）《阿鰩夷經》（大正 1・69b）：「或有此世間初壞敗時。有餘眾生命盡行盡。從光音天命終乃更生餘**空梵處**。」

<sup>16</sup> 《長部》（23）《弊宿經》（日譯南傳 7・p.406～408；漢譯南傳 7，p.333）：「於時，王族弊宿因非恭敬施、非親手施、非至心施，行吝惜施故，身壞命終後，生於尸梨裘之空宮殿，為四大王天之眷屬。」

《中阿含經》（71）《蜚肆王經》（大正 1・532a-b）：「彼蜚肆王雖行施修福，然極惡麤弊豆羹菜茹，唯一片薑。又復施以麤弊布衣。……蜚肆王者是布施主，以不至心行施與故，生依**四王天小楫樹林空宮殿**中。」

「四王天」為六欲天之第一天。六欲天：四王天、忉利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樂變化天（又稱化樂天）、他化自在天。

<sup>17</sup> 《長阿含經》（15）《阿鰩夷經》（大正 1・69b）。

所惑亂，不起內心的煩（動）惱（亂），這種心境，不正如空屋那樣的空嗎？

《雜阿含經》說：「猶如空舍宅，牟尼心虛寂」；「云何無所求，空寂在於此，獨一處空閑，而得心所樂」。<sup>18</sup>明確的表示了，以空屋來象徵禪心空寂的意義。所以在空屋中修行，空屋是修行者的住處；修行者的禪慧住處，正如空屋那樣，於是就稱為「空住」（sun~n~ata^~viha^ra），「空住定」（sun~n~ata^~viha^ra-sama^patti）了。

如毘訶羅（viha^ra），後來幾乎是寺院的通稱。然在古代，viha^ra 也是曠野的小屋，修行者作為風雨酷熱時暫時休憩的住處。這是修行者的住處，所以禪慧安住的境地，也名為住，而有「空住」，「寂靜住」（s/a^ntiviha^ra）等名目。

總之，在空閑處修行，引起了以空來象徵禪慧的境地，是「空」義不斷昂揚的初期意義。

空住<sup>19</sup>，是佛教初期被尊重的禪慧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九（第 236 經）（大正 2・57b）說：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、尊者舍利弗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檀，入林中晝日坐禪。時舍利弗從禪覺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、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從何來」？

舍利弗答言：「世尊！從林中晝日坐禪來」。

佛告舍利弗：「今入何等禪住」？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」。

佛告舍利弗：「善哉善哉！舍利弗！汝今入上座禪住而坐禪。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，當如是學。若入城時，若行乞食時，若出城時，當作是思惟：我今眼見色，頗起欲、恩愛、愛念、著不？

舍利弗！比丘作如是觀時，若眼識於色有愛、念、染著者，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故，當勤欲方便堪能，繫念修學。譬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為盡滅故，當起增上方便，勤教令滅。

彼比丘亦復如是，當起增上勤欲方便，繫念修學。若比丘觀察時，若於道路，若聚落中行乞食，若出聚落，於其中間，眼識於色無有愛、念、染著者，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，日夜精勤，繫念修習。是名比丘於行、住、坐、臥，淨除乞食，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此經，巴利藏是編入《中部》的，名為《乞食清淨經》。比較起來，《雜阿含經》的文句，簡要得多，應該是初集出的。

《乞食清淨經》中，舍利弗說：「我今多住空住」。佛讚歎說：「空住是大人住」<sup>20</sup>。大人住，《雜阿含經》作「上座禪住」。上座，或譯「尊者」，所以《瑜伽論》作「尊

<sup>18</sup> 《雜阿含經》卷 39（第 1089 經）（大正 2・285b）。又卷 44（第 1179 經）（大正 2・318b）。

<sup>19</sup> 有關空住，參閱《空之探究》第一章第七節〈空與空性〉p.47~p.56。

<sup>20</sup> 《中部》（151）《乞食清淨經》（日譯南傳 11 下・p.426；漢譯南傳 12，p.320）

勝空住」。<sup>21</sup>無論是大人住，尊勝空住，都表示了在一切禪慧中，空住是偉大的，可尊崇的。

傳說佛滅百年，舉行七百結集時，長老一切去（Sabbaka<sup>mi</sup>）多入空住。分別說系的律典，也稱之為「大人三昧」；《十誦律》作「上三昧行」。<sup>22</sup>可見空住——空三昧，在佛教初期，受到了佛教界的推崇。

舍利弗與一切去的空住，都是在靜坐中，但佛對舍利弗說：要入上座禪住的，在出入往來乞食（行住坐臥）時，應該這樣的正思惟：在眼見色，……意知法時，有沒有「愛念染著」？<sup>23</sup>

如有愛念染著，那就「為斷惡不善故，當勤欲方便堪能繫念修學」。

如沒有，那就「願以此喜樂善根，日夜精勤繫念修習」。

這可見修習空住，不僅是靜坐時修，更要應用於日常生活中，安住遠離愛念染著的清淨。

離去愛念染著，是空；沒有愛念染著的清淨，也是空：空，表示了離愛染而清淨的境地。

《中部》的《空小經》，《空大經》，是依此經所說的空住，修習傳宏而又分別集出的。在空的修行中，這是值得尊重的「空經」。

#### （四）空諸欲（空五欲）（p.5～p.6）

《義品》的答摩犍提所問偈，說到了「空諸欲」。<sup>24</sup>空諸欲是什麼意義？偈頌簡略不明，摩訶迦旃延分別解說為：

何為已空諸欲者？居士！若人於此諸欲，離貪，離欲，離愛，離渴，離熱煩，離渴愛，居士！如是為已空諸欲者。<sup>25</sup>

「空諸欲」《雜阿含經》約空五欲說，而實不限於五欲的。諸欲的欲，包含了貪、欲、愛、渴、熱煩、渴愛，正是繫縛生死的，緣起支中渴愛支的種種相，也就是四諦中愛為集諦的愛。空諸欲與空住的意義相通，都是著重於離愛而不染著的。

<sup>21</sup>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90（大正 30・812b6～17）「復次，當知略有二種空住：一者尊勝空住，二者引彼空住。諸阿羅漢觀無我住，如是名為尊勝空住。由阿羅漢法爾尊勝，觀無我住，於諸住中最高尊勝。如是或尊勝所住；或即住尊勝，由此因緣，是故說名尊勝空住。引彼空住者，謂如有一，若行、若住，如實了知煩惱有無，知有煩惱，便修斷行，知無煩惱，便生歡喜，生歡喜故，乃至令心證三摩地，由心證得三摩地故，如實觀察諸法無我，晝夜隨學曾無懈廢，如是名為引彼空住。當知此中於內煩惱，如實了知，有知為有，無知為無，是名空性。」

<sup>22</sup> 《赤銅鍱律》「小品」（日譯南傳 4・p.454）。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30（大正 22・193c）。《四分律》卷 54（大正 22・970c）。《十誦律》卷 60（大正 23・453a）。

<sup>23</sup> 「愛念染著」，《中部》（151）《乞食清淨經》（日譯南傳 11 下・p.426～p.428）作：「心欲或貪或恚或癡或瞋。」；漢譯南傳 12，p.321：「有心之欲、或貪、或恚、或癡、或瞋。」

<sup>24</sup> 《經集》（4）《義品》（日譯南傳 24・p.327），《佛說義足經》卷上（大正 4・180b）。

<sup>25</sup> 《相應部》（22）「蘊相應」（日譯南傳 14・p.16～p.17；漢譯南傳 15，p.11～p.15）；《雜阿含經》卷 20（第 551 經）（大正 2・144c）。

## （五）世間空、空世間（p.6）

《經集》的《彼岸道品》偈，說到了「觀世間空」。<sup>26</sup>所說的世間空，或譯作空世間。阿難曾提出來問佛：空世間是什麼意義？如《相應部》（三五）「六處相應」（日譯南傳 15・p.87～p.88）說：

阿難！眼，我我所空；色，我我所空；眼識，我我所空；眼觸，我我所空；眼觸因緣所生受，若苦若樂若非苦非樂，我我所空。……意觸因緣所生受，若樂、若苦、若非苦非樂，我我所空。阿難！**我我所空故，名空世間。**

世間，佛約眼等內六處，色等六外處，六識，六觸，六受說。這些，都是可破壞的，破壞法所以名為世間。<sup>27</sup>六處等我我所空，名為空世間。以無我我所為空，是空三昧的一般意義。

## （六）、空心解脫（p.7）

《相應部》的「質多相應」，說到了四種心解脫<sup>28</sup>——無量心解脫，無所有心解脫，**空心解脫**，無相心解脫（《雜阿含經》作四種心三昧）。四種心解脫，名字不同，意義當然也不同了。但都是心解脫，也就可說文異義同。

### 1、約義異說

約意義不同說，「空心解脫」是「我、我所有空」，與「空世間」義一致。

### 2、約義同說

如約意義相同說，無量、無所有、無相——三種心解脫，修到最第一的，是不動心解脫。「**不動心解脫者，染欲空，瞋恚空，愚癡空。**」<sup>29</sup>這是說，無量等心解脫修到究竟處，是不動心解脫，也就是空心解脫。

貪、瞋、癡，是煩惱的大類，可以總攝一切煩惱的。離一切煩惱的不動心解脫，就是阿羅漢的見法涅槃。涅槃或無為，《阿含經》是以「貪欲滅，瞋恚滅，愚癡滅」——貪、瞋、癡的滅盡來表示的。<sup>30</sup>

<sup>26</sup> 《經集》（5）《彼岸道品》（日譯南傳 24・p.425）。

<sup>27</sup> 《相應部》（35）「六處相應」（日譯南傳 15・p.83～p.84）。

《雜阿含經》卷 9（第 231 經）（大正 2・56b）：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世間者，云何名世間？」佛告三彌離提：「**危脆敗壞，是名世間。**云何危脆敗壞？三彌離提！眼是危脆敗壞法，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一切亦是危脆敗壞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是說危脆敗壞法，名為世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三彌離提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<sup>28</sup> 四種心解脫，詳見《空之探究》p.20～p.23〈空與心解脫〉。

<sup>29</sup> 《相應部》（41）「質多相應」（日譯南傳 15・p.450～p.453；漢譯南傳 16，p.376）；《雜阿含經》卷 21（第 567 經）（大正 2・149c～150a）。

<sup>30</sup> 《相應部》（43）「無為相應」（日譯南傳 16 上・p.77；漢譯南傳 17，p.63）；《雜阿含經》卷 31（第 890 經）（大正 2・224b）。

所以四種心解脫的共同義，就是貪、瞋、癡空的心解脫。不同名字的心解脫，不外乎空心解脫，在修行方便上的多樣化。<sup>31</sup>

依上來所說（空五欲，空世間，空心解脫的說明，都屬於「弟子記說」），可見空與離煩惱的清淨解脫，是不能分離的。

### （七）出世間空性=涅槃

- 1、「空諸欲」，「空世間」——我我所空，「貪、瞋、癡空」，都是依生死世間說空的。
- 2、如徹底的貪空、瞋空、癡空，貪、瞋、癡永滅，也就顯示了出世的涅槃。

《相應部》說到了這樣的文句：

如來所說法，甚深，義甚深，出世間空性相應。<sup>32</sup>

佛說的法，為什麼甚深？因為是「出世間空性」相應的。出世間空性，是聖者所自證的；如來所說而與之相應，也就甚深了。

## 四、空：依緣起而貫徹生死與涅槃（p.7~p.8）

### （一）「緣起」甚深，「涅槃」倍復甚深

出世間空性，是難見難覺，唯是自證的涅槃甚深。

佛依緣起說法，能引向涅槃，所以緣起也是甚深了。

阿難以爲：佛說「此緣起甚奇，極甚深，明亦甚深，然我觀見至淺至淺」，以此受到了佛的教誡。<sup>33</sup>

這樣，甚深法有二：緣起甚深，涅槃甚深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十二（第293經）（大正2·83c2~21）說：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異比丘：「我已度疑，離於猶豫，拔邪見刺，不復退轉。心無所著故，何處有我？為彼比丘說法，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。所謂有是故是事有，是事有故是事起，所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

<sup>31</sup> 《空之探究》，p.21：「四種心解脫是：無量心解脫，無所有心解脫，空心解脫，無相心解脫。……經中說無量、無所有、無相，卻沒有說到空心解脫，這因為空於貪、瞋、癡的不動心解脫，就是空心解脫的別名。從文異而義同來說，無量心解脫，無所有心解脫，無相心解脫，達到究竟處，與空心解脫——不動心解脫，平等平等。依觀想的方便不同，有四種心解脫的名目，而從空一切煩惱來說，這是一致的目標，如萬流入海，都是鹹味那樣。」

<sup>32</sup> 《相應部》（20）「譬喻相應」（日譯南傳13·p.395），又《相應部》（55）「預流相應」（日譯南傳16下·p.319；漢譯南傳18，p.291~p.292）。

<sup>33</sup> 《中阿含經》（97）《大因經》（大正1·578b）；《長阿含經》（13）《大緣方便經》，《長部》（15）《大緣經》，大同。

如是說法，而彼比丘猶有疑惑、猶豫。先不得得想，不獲獲想，不證證想；今聞法已，心生憂苦、悔恨、矇沒、障礙。所以者何？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；倍復甚深難見，所謂一切取離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。如此二法，謂有為、無為。有為者，若生、若住、若異、若滅；無為者，不生、不住、不異、不滅：是名比丘諸行苦、寂滅涅槃：因集故苦集，因滅故苦滅，斷諸逕路，滅於相續，相續滅滅，是名苦邊。比丘！彼何所滅？謂有餘苦。彼若滅止、清涼、息、沒，所謂一切取滅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《相應部》的「梵天相應」，《中部》的《聖求經》等，也都說到了緣起與涅槃——二種甚深。<sup>34</sup>

## （二）「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」

涅槃甚深，緣起怎樣的與之相應呢？

依緣起的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——闡明生死的集起。

依緣起的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」——顯示生死的寂滅（涅槃）。

緣起是有為，是世間，是空，所以修空（離卻煩惱）以實現涅槃。

涅槃是無為，是出世間，也是空——出世間空性。

緣起——有為——世間——空（空卻煩惱）

涅槃——無為——出世間——空（出世間空性）

《雜阿含經》在說這二種甚深時，就說：「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」。<sup>35</sup>

「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」，透露了「空」是依緣起而貫徹於生死與涅槃的。這雖是說一切有部所傳，但是值得特別重視的！

<sup>34</sup> 《相應部》（6）「梵天相應」（日譯南傳 12・p.234）；《中部》（26）《聖求經》（日譯南傳 9・p.301；漢譯南傳 9，p.224～p.242）

<sup>35</sup> 《雜阿含經》卷 12（第 293 經）（大正 2・83c）。又卷 47（第 1258 經）（大正 2・345b）云：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人名陀舍羅訶。彼陀舍羅訶有鼓，名阿能訶，好聲、美聲、深聲，徹四十里。彼鼓既久，處處裂壞。爾時，鼓士裁割牛皮，周匝纏縛；雖復纏縛，鼓猶無復高聲，美聲、深聲。彼於後時轉復朽壞，皮大剝落，唯有聚木。如是比丘！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以彼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故，於如來所說修多羅，甚深明照，難見難覺，不可思量，微密決定，明智所知，彼則頓受周備受；聞其所說，歡喜崇習，出離饒益。當來比丘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聞如來所說修多羅，甚深明照，空相應隨順緣起法，彼不頓受持，不至到受。聞彼說者，不歡喜崇習，而於世間眾雜異論，文辭綺飾，世俗雜句，專心頂受，聞彼說者，歡喜崇習，不得出離饒益。於彼如來所說，甚深明照，空相應法隨順緣起者，於此則滅。猶如彼鼓朽故壞裂，唯有聚木。是故諸比丘！當勤方便，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於如來所說甚深明照，空相應法，隨順緣起，頓受遍受。聞彼說者，歡喜崇習，出離饒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